



那时喜欢你

3

叶非夜
著

Love

You

then



那时喜欢你 3

叶非夜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时喜欢你. 3 / 叶非夜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94-0975-1

I. ①那…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5710 号

书 名	那时喜欢你. 3
作 者	叶非夜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朵 爷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肖云梦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385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975-1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 第一章 这一次换我离开你 | 001 |
| 第二章 你不像她 | 014 |
| 第三章 余生那样长 | 029 |
| 第四章 无法遗忘的深情 | 051 |
| 第五章 顾余生，再见 | 069 |
| 第六章 命运的齿轮 | 084 |
| 第七章 再次陷入旋涡 | 105 |
| 第八章 等一个归期未定的人 | 124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 第九章 沉睡中缠绵 | 164 |
| 第十章 倾尽一生去靠近的人 | 175 |
| 第十一章 喜欢你这样久 | 192 |
| 第十二章 要怎么和你说再见 | 213 |
| 第十三章 却始终无法成为心上人 | 231 |
| 第十四章 他害怕爱，却爱得最深刻 | 241 |
| 第十五章 就放肆这一次 | 269 |
| 第十六章 你是我舍不得看完的故事 | 285 |

第一章

这一次换我离开你

秦芷爱抵达A市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

她最先找到的是顾余生的车子，车门没锁，里面扔着他的西装外套，口袋里塞着钱包和他家别墅的钥匙。

出租车将她送到这里就离开了。她一个人站在顾余生的车旁，拿着手机，给顾余生拨了个电话，里面传来的还是之前在机场咖啡厅里接电话的那个男人的声音。秦芷爱告诉他自己的所在地点后就挂断了电话，等了不过十分钟，有辆车开了过来。

从驾驶室里下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他走过来后，先将顾余生的手机递还给了秦芷爱，然后才将他目前所知道的情况，全部详细地转述给她。为了救两个小男孩，顾余生被卷入前方一处水流比较急的漩涡里了。距离那几个小男孩报警，已经过去五个小时了……人还没找到……

秦芷爱听得心脏急速地收缩，全身的血液都跟着变得冰凉。她盯着陌生的中年男人看了大概一分钟，张了张口，话还没说出来，眼泪却先啪啪地坠了下来，然后哽咽着嗓音，想也没想地就脱口而出了一句：“我要去找他。”

说着，秦芷爱就想要翻过公路的护栏，朝着河边跑去。

中年男人伸出手抓住了她：“小姐，您冷静点，我们的人也正在找，他们有了消

息就会第一时间联系我。您从S城赶过来，现在可能还没吃东西吧？不如跟我去前面的一家小饭馆，填个肚子休息下……”

秦芷爱哪里还有胃口吃东西，她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摇了摇头，固执而又坚决地开口又重复了一遍刚刚说的话：“我要去找他。”

她一边说，一边用力地甩开了中年男人的胳膊，抓着公路的护栏，往上爬。

她被顾余生落水后下落不明的消息吓到了，全身软得没力气，爬了一半，就怎么也爬不过去了。她急得眼泪落得更凶，转头冲着中年男人投去了求助的目光。

中年男人看得于心不忍，上前帮了秦芷爱一把，她一翻过护栏，就往河边跑。

现在是晚上，这里又没什么人，中年男人不放心，怕秦芷爱也出了什么事，便匆匆忙忙地锁好车，翻过护栏，冲着秦芷爱的身影追去。

她穿了高跟鞋，走路歪歪扭扭的，好几次险些摔倒。跟在她后面的中年男人提醒了她好几次“小心”，秦芷爱嫌鞋子碍事，跑不快，索性就将高跟鞋脱掉，光着脚丫跑。

河岸上全都是坚硬的石子，硌得秦芷爱脚底生疼，她却像是感觉不到一般，红着眼睛，比中年男人走得还快。

她站在岸边，喊了两声“顾余生”的名字。夜里的河边，安静得一塌糊涂，回应她的，除了流水声和风声，再无其他的声响。

她内心焦急不安，继续扯着嗓门，喊了两声“顾余生”，然后转身，一边不停地喊着“顾余生”，一边沿着河流往下游走。

她不知道自己走了到底有多远，脚底被划了无数道口子，鲜血淋漓的，她也毫不在意，走得一瘸一拐，却始终没有停下来。身后一直跟着的中年男人，劝了她好多次，她都没理睬。

她满脑子想的只有顾余生，要找到顾余生。

她也不知道自己喊了多少遍“顾余生”这三个字。

或许有上百声，抑或有上千声，她每喊一次这三个字，都期待着会有她熟悉而又清冽的一声“嗯”回应过来，可每次都让她失望了。

她太害怕这种失望了，越害怕她喊着 he 名字的声音越高，到了最后，她感觉嗓子都泛疼了，发出的声音嘶哑得不像话。

午夜十二点钟的时候，中年男人接到了电话。秦芷爱从他的话语里，听出是他们派出的搜寻人员打来的。

她的眼睛一下子变得无比明亮，没等中年男人打完电话，她就急急地开口问：“是不是找到他了？是不是有他的消息了？他现在在哪里？”

中年男人有些不敢去看秦芷爱眼底的期待，他停顿了一会儿，别开眼睛，语气低落地开口说：“还没，大家已经找了七八个小时了，都说没希望了，准备放……”

秦芷爱的身体轻轻地摇晃了一下，她本以为已经哭干的眼底，再次冒出了眼泪：“不会的，怎么会没有希望？万一他还活着怎么办？你们怎么可以就这么放弃？”

搜寻了七八个小时，大家都累了，也都想去休息了，而且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怕是人已经没戏了，找出来的也是尸体，现在找，和明天继续找，基本没区别……

中年男人动了动唇，终究没把同事说的话，转述给秦芷爱，只是一脸为难地看着她。

秦芷爱看得出来，他们这是想要收工了，她软着声音，开口恳求道：“求你们了，再找找，再找找，也许再找找就找到了，拜托你了……”

中年男人被秦芷爱求得叹了好几口气，最后还是举起手机，又开口说：“大家再找一圈吧，都找了这么久了，也不怕再多找这一下，实在找不到，再说……”

这一找，又是两个小时过去了。

仍是一无所获。

所有人都觉得顾余生已经没希望了，可是秦芷爱不愿意面对，也不想去面对，她固执地留在河边，不肯离去。其他工作人员看她不走，也都不好意思走，只能干巴巴地陪着她。

一直跟着秦芷爱的中年男人，看秦芷爱光着的脚伤痕累累，因为深夜河边冷，她唇瓣都冻成了紫色，他于心不忍，就安排了一个实习的工作人员往不远处的超市里跑了一趟。

实习的工作人员买了一双鞋、一大袋子面包和水回来。中年男人将鞋子递给走了大半夜，累得精疲力竭瘫坐在河边，盯着面前河流发呆的秦芷爱，她看到鞋子，轻声地说了句“谢谢”，穿上鞋后，又不动了。

加班寻找了这么久的人，都饿坏了，大家狼吞虎咽地填着肚子。中年男人看秦芷爱始终没有反应，拿着一瓶水和一个面包走到了她身边，坐下后，递给她：“吃点东西吧。”

秦芷爱摇了摇头，哑巴了似的，没说话。她盯着河面，听着哗哗的流水声，忽然脑海里就想到下午，顾余生和她打电话的场景。

——“小麻烦……”

——“等会儿见。”

他明明说，等会儿见的，怎么等到现在，他还不见她？

秦芷爱的眼底，又一次蓄满了泪水，宛如断了线的珍珠一般，大颗大颗滚滚坠落。

中年男人本想再劝几句让秦芷爱吃点东西，看她忽然哭了起来，到嘴边的话就有些说不出来了。

岸边很安静，一伙人吃饱喝足后，谁都没离开，只是束手无策地看着默默流泪的秦芷爱。风越来越大，气温越来越低，别说秦芷爱冷得全身都开始打哆嗦，就连一行寻人的大老爷们都冷得牙齿开始打战。

眼看着天都快要亮了，在河边耗了一整夜，终于有人忍不住，出了声：“我们都往下游找了好几十里地了，还是没见到人，八成是没戏了。”

他一开口，其他人也跟着纷纷开了口。

“那个小瀑布，漩涡挺大的，船开过去都不稳，更何况人掉进去。”

“那是这条河最危险的地方，每年准会死几个人。”

“大海捞针，想找到太难了，只能等，等着尸体浮上来，没准在哪里被人发现。”

“头儿，我们撤吧，这都找了十二个小时了。”

坐在秦芷爱身边的中年男人咳了咳，转头看向了秦芷爱，开口说：“不是我们绝情，是我们真的用心找了，还是没找到，这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顿了顿，中年男人又补充道，“您也看到了，我们陪您耗了一整夜了，有些事情，是要面对现实的。”

“是啊，小姐，节哀顺变吧。”

“碰到这事，我们都挺遗憾的。”

……

其他人都跟着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劝，秦芷爱像是没听到一般，木木地望着河边，动也不动。

有人被她的固执搞得火气大了起来，说话的语气，也变得有些重：“小姐，你要找就一个人找吧，我们不能这么陪着你一直待着！”

秦芷爱眨了眨眼睛，眼神格外平静地回头看了一眼说话的男子，原本有些茫然的神情，忽然变得有些认真，她开口的声音，沙哑中带着几分坚决：“你们走吧。”

一伙人没想到她会说这样的话，集体愣住了。

秦芷爱没理会他们的错愕，收回了视线，望着东方已经有些泛白的天空，眨了眨眼睛，继续开口，声音还是刚刚那般笃定：“我不走，我要留在这里，我要继续找他。”

“他说过的，有事情跟我说，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他。”秦芷爱的眼睛又泛了红，“我也有事情要跟他说，我们约好的，我必须找到他。他都跟我说了，等会儿见。这才等了十二个小时，没多大一会儿，我还可以再等，一百二十个小时、一千两百个小时，我都要等……”有眼泪顺着她的面颊滑落，她努力地扬了扬嘴角，颤抖着声音，轻缓地说，“……一直等到他出现。”

“我相信，他一定会出现的……”秦芷爱这句话，更像是在说给自己听，鼓励

自己。

说完后，她抬起手，轻轻地擦了擦脸颊上的眼泪，缓缓地站起身：“你们都放弃他了，我不能放弃他，我要是放弃了，就真的没有人会管他了。”

她想起，当初顾余生帮助秦阳抓了歹徒后，喝醉的那一晚，喃喃低语的话。

她当时很心疼他，给了他一个拥抱，对他说了句承诺。

她说，你还有我。

“你们想走就走吧，我不走，一天找不到，我就在这里待一天；两天找不到，我就在这里待两天；一生找不到，我就待一生……我是不会放弃他的……因为我跟他说过，他还有我……”

担心了一整夜，害怕了一整夜的秦芷爱，在这一刹那，奇迹般地镇静了下来。她一边继续喃喃低语着，一边沿着河边，又开始寻找了起来。

“总而言之，我是绝对不会走的。

“只要我没找到他的尸体，我就不会认命，只要没看到他的尸体，他就有可能还活着。

“要走你们走，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说到最后，她不顾因为喊了一夜他的名字，而疼痛难忍的嗓子，又喊起了他的名字：“顾余生，顾余生，顾余生……”

不远处的工作人员望着她的身影，无奈地摇了摇头。有人实在累得撑不住了，挣扎了一下，选择了离开。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都走了，直到最后那个中年男人也起身，迈步走开。

河边只留了秦芷爱一人，她依旧偏执地喊着“顾余生”，喊到喉咙沙哑，音量小到连她自己都快听不见的时候，她耳边模模糊糊钻入了一道声音：“小麻烦……”

嗓音清冽，是她再熟悉不过的声音。

顾余生的声音。

秦芷爱整个人宛如被点了穴道一般，忽地就僵在了原地。

天亮之前的河边，因为那些工作人员渐行渐远，变得越发静谧。

秦芷爱屏着呼吸等了许久，耳边除了猎猎的风声和哗啦啦的流水声，再无半点其他的声响。她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听，眨了眨眼睛，回过神来，轻轻动了两下唇瓣，刚准备再喊一声“顾余生”，就又有了一道很轻很微弱的声音传来：“小麻烦……”

秦芷爱原本想要迈起的步伐，再次定住。

秦芷爱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这一刹那停止了跳动，她的灵魂仿佛被人抽走了一般，大脑放空了半分钟，她的睫毛开始急速地颤抖起来。

不是幻觉，她没有听错，真的是顾余生，顾余生他还活着……

秦芷爱激动地转着脑袋，四处张望起周围的环境，她开口的声音，飘忽得不像话：“顾……顾余生？是……是你吗？”

回应她的是一片安静。

秦芷爱握紧拳头，将所有的注意力聚集在耳边，没出声。

约莫过了半分钟，有断断续续的话音从前方半人高的草丛中传了过来：“是我。”

秦芷爱的眼底仿佛承载了天边还没落下的所有月光和星光一般，明亮得惊人，她几乎是踉跄着步伐，奔向了草丛。

她颤抖着指尖，拨开一簇又一簇的野草，然后在一棵大树下的枯草堆中，看到了瘫卧在上面的顾余生。

他白色的衬衣被血染成了红色，腿上的伤口很深，肉往外翻着，被水浸泡后有些发白，看得人触目惊心。

他面色惨白得吓人，唇瓣一丁点血色都没有，闭着眼睛，胸口起伏得很厉害，似是呼吸得十分困难。

她蓦地就定在了原地，望着顾余生，眼泪不受控制地就顺着面颊无声地滚落了下来。

“等会儿见。”

等会儿见……顾余生，我们终于“等会儿见”到了。

你知道，刚刚历经的那一晚，我有多害怕吗？我险些都快要撑不下去了，我真的很怕，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顾余生，我终于“等会儿见”到你了。

秦芷爱张开口，想要说句话，可是她心情激动得根本发不出声音。下一秒，她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就蹿到了顾余生的身前，蹲下身，伸出手碰了碰他的脸。

他在发烧，身体的温度高得吓人，可是这样的温度，让她鼻子一酸，眼泪流得更猛了。她想都没想地将脑袋埋在了他的脖子上，她有千言万语想说，在胸膛里百转千回了不知多少遍，最后却只是化作了三个字：“顾余生……”

顾余生的呼吸很粗重，他听到了她的声音，也感觉到了她的存在，他想看她一眼，想抬起手摸一摸她，可是他根本没有力气，睁不开眼睛，也动弹不了。最后，他只能拼尽全身的力气，动了动唇，勉强强地又说了几个字：“是深爱，不是喜欢……”

是深爱，不是喜欢……

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不易被人察觉。趴在他颈窝上的秦芷爱，却一字不漏地全都听入了耳中，她眉心轻蹙了一下，稍稍抬起头，看向了顾余生，疑惑地出声问：“顾余生，你说什么？”

顾余生的意识都还在，他听见她的声音，惨白的唇瓣，张张合合地动了好一阵子，有着很微弱的声音飘了出来。

刚刚在说那句话时，他似乎是耗尽了全身的力气，此刻尽管秦芷爱离他的唇瓣那么那么近，甚至她都将脑袋凑到了他的唇边，可她还是没听清他在说些什么，只能感觉到他的呼吸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吃力。

秦芷爱这才猛地回神，噌的一下从顾余生的身上爬了起来，冲着已经走上公路、开车准备离开的工作人员扯着嗓门喊。

她喊了几声，走在最后的中年男人似是察觉到了，往后回了一下头。因为隔得太远，中年男人根本听不清秦芷爱在说什么，只是看她在草丛中，不断地挥着手。

路边的其他工作人员开始催促他快点上车，他挣扎了一下，还是转身迈步冲着秦芷爱走了过去。

他距离秦芷爱还有十来米的时候，秦芷爱就扯着沙哑疼痛的喉咙又开口喊：“我找到他了，我找到他了……”

中年男人似是觉得不可思议一般，怔了怔，然后就猛地蹿了过来，在看到草堆中奄奄一息的顾余生时，眼底明显地震荡了一下，随后就掏出手机，开始拨打电话。

……

很快，那些离开的工作人员折了回来。

安静的河边，变得有些嘈杂，顾余生躺在草丛上，浑然不觉，唇瓣还在不断地张张合合，像是在念着什么话。

秦芷爱蹲下身，轻柔地问：“你说什么？”

顾余生仿佛没听见她的话一般，还在那里嚅动着唇。秦芷爱皱着眉心，耳朵都快要贴上顾余生的唇了，仍只依稀地听见了几个很轻很含糊的发音。

一旁站着的一个工作人员，学过唇语，他盯着顾余生的唇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将顾余生的话转述给了秦芷爱：“他说，不是喜欢，是深爱，是深爱，不是喜欢，不是喜欢，是深爱……”

工作人员翻来覆去地跟着顾余生念了好几遍，然后就看向了秦芷爱：“这是啥意思？”

秦芷爱摇了摇头，看向了顾余生。

没多大一会儿，救护车赶来了。

秦芷爱一直都守在顾余生的身边，大家帮忙将顾余生抬上车时，他的手无意间碰到了她的手，宛如虚脱的他，也不知道哪里爆发的力道，猛地抓住了秦芷爱的手腕。他抓得格外用力，仿似一松手，她就会不见了那般用力。

顾余生这一举动，导致医护人员不好抬他上救护车。

有人让秦芷爰将手抽走，可闭着眼睛看似昏迷却一直在念着话的顾余生，指尖的力道忽然加大。

秦芷爰手腕都被他捏得泛红了，她贴到他耳边，柔声地劝他放开，可他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依旧那么固执地抓着她的手腕，力道还在缓缓加重。

……

顾余生的意识，时而清醒，时而迷糊。

他模模糊糊地记得，自己被漩涡打晕了，但是他却不记得自己到底是怎么爬上岸的。

他只记得，小麻烦在浦东机场等着他，他要去找她……他拼命地往公路上走，越走越吃力，直到他实在没了力气，倒在一堆杂草上，再也动弹不得。

全身的衣服都是湿的，因为头部失血，精神有些萎靡，夜里的河边温度很低，一向不怕冷的他冻得牙齿打战。他一度以为，他或许就要这么被冻死的时候，人就陷入了一片漆黑中。

他不知道自己在黑暗中昏睡了多久，脑海里乱糟糟地浮现了许多画面，像是真实发生的，又像是他在做梦，全都是有关小麻烦的。一直到最后，他大脑里才闪现出，小麻烦在浦东机场等着他的那个画面。

昏迷中的他，忽然就清醒了过来，他挣扎着想要从草堆中爬起来，可是全身仿佛着了火一般，软趴趴的使不出丁点力气。他跟小麻烦说过，等会儿见……她都等了他好多会儿了，他不能让她再那么等着……

他越想越心急，越心急越挣扎，越挣扎身体就越难受，到后来，他连呼吸都变得有些吃力，清醒的意识又开始迷糊。

他很清楚，他若是再昏睡过去，兴许就醒不来了。

他强撑着仅存的最后一丝意识，不让自己陷入无尽的黑暗，可是身体里那道生命力的光，还是变得越来越暗，越来越微弱，就在即将熄灭的那一刹那，他的耳边，忽然就传来了一道声音：“谢谢。”

那好像是小麻烦的声音啊……他这是在做梦吗？她在对谁说谢谢？顾余生一边迷迷糊糊地想着，一边隐隐约约地听到一群人的说话声。

……

“不是我们绝情，是我们真的用心找了，还是没找到，这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

……

“是啊，小姐，节哀顺变吧。”

……

他的意识不是特别清醒，听得也不是特别全，只有那么零散的几句，但是他知

道，他们找的人好像是他，但是他们劝的人是……

顾余生还没确定是谁，他又听见了小麻烦的声音：“你们走吧。”

真的是小麻烦的声音……尽管她的声音嘶哑得厉害，可是顾余生却觉得宛如天籁。

“我不走，我要留在这里，我要继续找他。

“他说过的，有事情跟我说，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也有事情要跟他说，我们约好的，我必须找到他。

“他都跟我说了，等会儿见。这才等了十二个小时，没多大一会儿，我还可以再等，一百二十个小时、一千两百个小时，我都要等……”

他的小麻烦来找他了啊……一点一点快要被黑暗掩盖的意识，被她那样一句一句坚定的话，渐渐地拉了回来。

“你们都放弃他了，我不能放弃他，我要是放弃了，就真的没有人会管他了。

“你们想走就走吧，我不走，一天找不到，我就在这里待一天；两天找不到，我就在这里待两天；一生找不到，我就待一生……我是不会放弃他的……因为我跟他说过，他还有我……”

顾余生的胸膛里忽然变得有些暖、有些热，连带着他的眼睛都开始泛酸。

“只要我没找到他的尸体，我就不会认命，只要没看到他的尸体，他就有可能还活着。

“要走你们走，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顾余生这一生，没哭过几次，可是在他听到她说完这一句话后，开始一声一声地喊他名字时，他的眼角忽然就不受控制地溢出了一抹湿润。

你说，那么纤细瘦弱的一个小女孩，平日里看到他生气怕得直打哆嗦的小女孩，怎么总是做出这样出乎他意料的事情？

当初他在老宅门口，无意之间瞄了她一眼，她的眼睛就像是施了法一般，在他脑海里三番五次地萦绕。

他讨厌那种感觉，他想要将她从他的世界里驱赶出去，他对她一点也不好，可是爷爷生日那一晚，一辆车忽然开来时，她却不顾一切地推开了他。

震撼吗？很震撼……可是后来，她还做了许许多多让他震撼的事情。

他醉酒，她照顾他，她给他一个安慰的拥抱，跟他说，他不是什么都没了，他还有她。

在墓园，他知道她就是那个给过他温暖的女孩。

她的身上好像天生就带着一种魔力，总是能轻而易举地戳中他胸膛里的最软处、最深处。就像现在，你瞧，她的嗓音都成什么样了，快发不出声音了，可还是那么傻乎乎地一直喊他的名字。那些寻找他的人都走光了，她一个小姑娘不怕吗？

顾余生闭着眼睛，一边静静地想，一边张开了口，他以为自己身体里残留的力气，已经让自己发不出声音了，可是话到喉咙处，他突然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气，就喊出了三个字：“小麻烦……”

喊得可真吃力啊，几乎要了他整条命，可那姑娘傻乎乎的没反应，是没听见吗？顾余生憋着胸膛里的最后一股气，再次喊了一遍：“小麻烦。”

“顾……顾余生？是……是你吗？”

“是我。”他发誓，回完她这两个字，他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了。

他能听见她穿过草丛跑来的窸窣窣窣声响，也能感觉到她走到他身前不远处的时候停了下来，或许是一分钟，也或许是五分钟，在他还在想着她傻站在那里干什么，她忽然就奔了过来，一下子扑倒在了他的身上，搂住了他的脖子，又喊了他一声“顾余生”。

她知道她那样的举动和呼喊，让他的心在那一瞬间变得有多柔软吗？那一刻，他脑海里忽然鬼使神差地就飘过陆半城曾在他扯断她项链后的那一天清晨，问他的那个问题：“你喜欢上嫂子了吧？”

直到此时，他才知道，该怎样回答陆半城的问题：“不，不是喜欢，是深爱。”

悄无声息中，浑然不觉时，小麻烦早已深刻地渗入他的血脉。

他对她的感情，远比他想象中来得深厚浓重许多。那份感情，早已不是单纯的喜欢，而是刻骨铭心的挚爱。

小麻烦对他来说，没有前身，没有候补，只此唯一。

她用一个眼神，买断了他一生。

他清醒的意识没撑多久，就又变得浑浑噩噩起来。他有很多话想要跟她说，可他的大脑迟钝得怎么也转不过弯来，嘴边颠三倒四地只能念着那句“不是喜欢，是深爱”。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念了多久，隐隐约约感觉有人抬起了自己。他说不清自己在慌什么，总觉得心底不踏实，仿佛被人这一抬走，他和她就会永别了一般，情急之下，他慌慌张张地抓住了她的手腕。

只有用力，再用力地抓着，他慌乱的心，才会变得安定。

顾余生的意识从未完全消散，他知道自己被送进了手术室，也知道有人想要让他松开她的手腕，可他偏执得就是不肯松开，直到最后医生无奈妥协，允许她跟着他进了抢救室。

他虽然没有力气睁开眼睛，也没有力气开口说话，但他知道，自己被扎了针管，也知道一群医生围着他转了很久，拿着各种仪器在他身上探来探去。

在他累得快要撑不住时，周围终于消停了下来，他被推到了一间安静的房间里，

有护士一边检查着他的输液瓶，一边对着小麻烦说着注意事项。

护士离开后，他耳边的世界变得越发清静。小麻烦的手腕还被紧紧地抓着，她就坐在他的身边，直觉告诉他，她在看他。

药效让他变得有些困，纵使他无法和她交流，可他仍旧不想睡。

她可能是怕打扰到他，守着他的整个过程，小心无声，就连她偶尔给他摆弄吊针的输液管时，动作都轻柔得不像话。

她找了他一夜，可能也累了，将脑袋枕在了他握着她手腕的手臂上，她的呼吸很清浅，时不时地扫过他裸露在外的肌肤，痒痒的、麻麻的，连带着他的心，也变得酥酥的、柔柔的。

这样美好的气氛，让顾余生恨不得时光就此定格，他和她就这般地久天长下去，可还是有声音打扰了他们之间的宁静和美好。

是她的手机铃声，像是短信声，“叮咚”了一下，就安静了下来。她枕在他的胳膊上，没挪开脑袋，伴随着窸窣窸窣的声响，他听见她按手机发出的轻微嗒嗒声。不知道是谁发来的短信，她好像看了好久，才在屏幕上敲打了起来。

短信发送成功后，过了不到半分钟，手机又传来一道“叮咚”声。随后，病房里重归安静，迟迟都没传来敲打键盘的声音，顾余生想，小麻烦应该是没再回短信了。

她趴在他的胳膊上，没有任何的动静。病房里只有他和她两个人，空气静谧得他隐隐能听见她的呼吸声。

窗外阳光静好，透过明亮的窗户暖洋洋地洒在病床上。刚刚两声短信提醒声，就像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插曲一般，气氛很快重新变回之前的温馨和美好。

心情的放松，让顾余生身体变得越发慵懒，体力的透支和药效的催动，让他的意识渐渐地被困意所覆盖。

在他即将陷入睡眠之前，趴在他胳膊上的女孩，脑袋轻轻地动了动，往他面颊挪近了许多。顾余生一下子变得又有些精神，他很想睁开眼睛看一眼此时的她在看什么，可是眼皮沉重得像是灌了铅，拼命地掀了好几次，都没掀开，然后他就感觉到女孩的手指，轻轻地碰触上了他的面颊。

她指尖的温度微凉，轻轻地摩挲过他的眉、他的眼，然后沿着他的轮廓，滑到了他的鼻翼、他的唇……

顾余生身体莫名紧绷，呼吸也跟着停了下来，一种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悸动的情愫，瞬间充满了他心间。

她的指尖在他的脸上流连忘返了许久，才缓缓地挪开，然后他感觉到她的脑袋冲着他凑了过来。

他的心跳速度，不受控制地加快，气息也跟着变得有些波动，随着脸上有阴影笼罩，她柔软的唇瓣，很缓很缓地碰上了他的眉心。

那一瞬，顾余生全身的血液凝滞，只觉得此时此刻，美好得宛如幻境。

她似是有些羞怯，唇瓣抖得厉害，她在他额头停留了许久，才挪到了他的眼睛，然后密密麻麻的吻，就落了他一脸，暖暖的、甜甜的，让他嘴角漫起了一抹很细微的笑意，他仿佛听见了花开满山的声音。

最后，她的唇覆上了他的唇。

柔软温热的触觉，让他全身变得轻飘飘的。她笨拙地亲吻了他唇许久，才恋恋不舍地挪开，然后微微喘着气将脑袋枕在了他的左肩上，像是乖巧的猫一般，轻轻地蹭着他的颈窝，冲着他耳边，像是呵气一般，喊了声：“余生……”

余生……

好绵软的声调，和平常她说话的声音，差距有些大，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般。

哦，不对，小麻烦平时的声音和梁豆蔻很像，是她刻意模仿的吗？所以此时的声调，才是她真实的声音？糯糯的、绵绵的，和她的眼睛一样，很撩人。

顾余生忽然很想拥她入怀，他挣扎了许久，最后也只是稍稍加大了一些握着她手腕的力道。

她似是感觉到了一般，身体微微僵硬了一下，窝在他颈窝处没动，可是身体却往他身上贴合得更紧了。

她这般乖巧主动地靠近，让他的心，柔软得一塌糊涂，半昏迷半清醒中的神情，都演变成了温暾的画。她就在他旁边，她的亲密依偎，让他无比安心。

她身上的气息，不断地往他鼻息里钻，像是催眠曲一般，让他刚刚因为她的触碰而打起的精神，渐渐地被困意淹没。

在他彻底陷入睡梦前，他脑海里还在勾画着他和她的来日方长，想着等他睡醒了，就有力气了，可以把他的心事，一件一件地说给她听。甚至他还想到了她穿着婚纱，走向他的画面，美得他在梦里，都微笑出声。

若是顾余生知道，他这一睡，再次醒来时，等来的不是她和他的来日方长，而是曲终人散，打死他都不会让自己陷入沉睡中。

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都在遗憾。

他遗憾的不是因为救小男孩，而错过了和她的S城之约；也不是因为小男孩那一脚，自己险些丧命在河流中。

他遗憾的是，命运造化弄人，他以为的刚开始，在她那里，却是终结之时。

他遗憾的是，他曾和她靠得那么近，就差那么一点点，他和她或许就不会错过了，可是他却没能抓住那一点点。

……

顾余生的呼吸渐渐绵长均匀，趴在他颈窝的秦芷爱，这才轻轻地抬起了许久没动的脑袋，看向了他的睡颜。她的眼睛眨也不眨，眼神格外认真专注，像是要把他看进